



娜倪阿果布沙，彝族，1996年出生，2017年大学毕业，2018年工作于踏卡彝族乡人民政府。喜欢阅读，写字。

温柔相待

◎娜倪阿果布沙

入冬。经历七个多小时车程。爸爸妈妈带着弟弟和我又回到了大山深处的老家——坐落在半山上的老房子。

要过年了。因为这里还有以酒为生的已七十多岁的爷爷，还有一年两见的叔伯。

穿过山川与河流，蜿蜒的山路。那个瘦弱矮小的身影总会在木门前等着。见面之后铺满皱纹的脸笑起来，苍老的手紧紧握住不放。

时间，带来和带走的都太多。

饭后，大家围坐在火塘边。爷爷是清醒的，没有醉意。他叫着我的名字问道，现在是否毕业，在哪里上班，要好好工作之类的话。我认真回答他之后，他看着我笑，那笑保持了好久。似乎他在用力记住我说的话。第二天，他依旧会继续问我同样的问题。

夜深了。火塘依旧温暖着人们。无论是身体还是牵挂。

第二日清晨，早起。火塘边上的爷爷已经入睡，他喝了酒。我在对面望着他出神，他一动不动，熟睡到让我担心。我突然好害怕，心底长出一恐惧，慌忙去叫醒他。他慢慢睁开眼睛，我心里也才放心些了。有这样的念头让我感觉自己有罪恶。爷爷那瘦弱的身體，让我感觉他已承受不来时间能够带走的分秒，愿时间能温柔相待您与世界共处的每一分。

依稀记得，奶奶去世后，忙于高考的我有大概两年的时间没有回老家。那段距离，不远却又太远。高考结束，随父母回去。

我们踏进老房子的那扇木门，爷爷已伴着他的醉意睡去。叔伯我们围坐火塘边，谈着笑着。突然，爷爷房间的门被推开，衣衫不整的他出现在我们面前。孩子们前去迎他，扶他。他一把抓住我的手，哽咽了，流下了眼泪，嘴里叫着我的名字。用那只满是斑和老茧的手抹着眼泪。而我震惊了好久，看见偷偷抹泪的妈妈，心底泛酸。

爷爷怕见不到那么久都没有回家的我，怕自己会和时间一样走得太快，给自己留下遗憾。我在心里感慨，时间啊！愿您温柔相待，那些被牵挂的人儿。

每次回老家，感触都很深，想做的总是和能做的差别那么大。

那个老奶奶，算起来是爸爸的姨妈。她的皮肤很黑，黑得看得出岁月的打磨。她矮小的体格，背上背着一个胖娃娃。不协调的画面。

临别的时候，她拉住我，慢慢松开两层外衣，取出一张旧得发黄的白手帕放在手心，认真地从四个角慢慢摊开，里面沉沉地包着许多零票。她抽出最后那张最大的二十元钱塞进我的手里。我推辞，她却觉我嫌弃。收下后，负罪感久久不能散去。铭心的是她的笑，朴实，安心。

不久，听到她去世的消息。忙于学业不能送她最后一程。在远方的我，永远都记得二十元钱和那个暖暖干净的笑。但愿在另一个世界，时间您也能温柔相待。

我无法想象，二十年前、三十年前的他们，都曾是说情话脸红的姑娘和唱情歌害羞的小伙，都曾拥有姣好的面容和矫健的身姿。如今的他们，浑浊的双眼每天都如同第一天那样过着。静来卧听时间流淌，麻木的觉让他们慢慢沉默，等待着，和尘土一起飞扬的那天。

这么想来，时间是残忍的，带走的东西太美好。时间也是宽容的，毕竟它曾赋予过那些美好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多想在心里默念：请您温柔相待，那些我们爱着的人。虽然自己也在去的路上负重前行却不会害怕。只希望自己的盖世英雄和父母的盖世英雄，渐渐枯萎的岁月能被时间温柔相待。

时间，慢点、再慢点。刻上皱纹时轻点，别弄疼了他们。让孩子们能和自己的英雄多喝一杯酒，多唱一首歌，再多感受一秒火塘的温暖。

熟睡到让我担心的爷爷，他一动不动。我突然好害怕，心底长出一恐惧，慌忙去叫醒他，他慢慢睁开眼睛。心里也才放心些，有这样的念头让我感觉自己有罪恶。但是，他那样瘦弱，让我感觉他已承受不来时间能够带走的分秒，愿时间能温柔相待您与世界共处的每一分。

康巴文学之星

本期《康巴文学》推出三位文学新人的散文作品。她们作品的共同特点都是以“我”现身说事的笔记、故事体裁，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下副刊重视个体经验和个体里程的表达。在社会竞争加剧，生活节奏加快，社会物化和异化的背景下，当代文学也更注重个体，更注重对个体心灵和个体经历的表达。向行走，挖掘内心世界和目光瞄向普通人群也是当下文学的方向。

《康巴文学》正以这样的方式和方向传承康巴文化，介绍康巴作家、作品，培养康巴文学新人，致力于把康巴文学推向世界的理想，坚守康巴文学的阵地和旗帜，打造未来康巴作家的摇篮。



猫

◎嘉央卓玛



嘉央卓玛，女，藏族，2004年11月19日出生。甘孜州九龙县人。现在成都市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八年级三班就读。内心敏感细腻，喜欢阅读，喜欢文字，渴望用文字书写不一样的青春。

前几天去一个亲戚家，院角拴着一只小小的花猫。

应该是才断奶没多久，而母亲不在身边。它蜷缩在牛奶盒里，小小的身子瑟瑟发抖。同行的小孩见了这个活玩具，兴奋地冲过去戏弄它。见有人来，小猫抬起脑袋尽力地弓起脊背，露出还不是很尖利的爪子和小獠牙，喉咙里发出低沉但没法凶狠的声音，像是在示威，但我能感到它的害怕，也许在它看来，人是很残忍可怕的生物吧。

我也养过猫的。

小学时，学校门口总有一个老头，在一辆旧三轮车里拉了许多小动物来学校门口叫卖。他的车上有六只猫，从周一到周四，就只剩了一只。剩的那只尤为孤单，蜷在角落里无助地喵喵叫，大大的琥珀色的眼睛里流露着祈求和哀伤，我可能也是鬼迷心窍了，做了一生中可能最错误的决定——掏空了身上所有的零用钱买下了它。

老头将它递给我，我摸到了它的黑色皮毛，像上好的天鹅绒，虽没有那么华贵美丽，但是温暖柔软。

这是一条多么弱小的生命，它的身子刚好充满我合起来的掌心，它温顺地在我怀里，似乎充满信赖。

将它带回家，本以为善良的外婆会温柔地接纳它，却在未进门时就被撵了出来。外婆好像气得不轻，声音颤抖，语气也是从未有过的凶狠。

“你一定是疯了，带只猫回来，你自己都养不活自己，还养猫？养得活吗？”

她说着一把拎起小猫后颈，吓得它喵喵直叫，不停挣扎，外婆面无表情地将它扔进了旁边的破纸箱。

“一会儿我就去把它扔了，伺候老的小的够我累了，还弄个小猫，真不叫人省心……”

一向惧怕她的我不敢还嘴，看着那条哀嚎的小生命，除了难过也别无他法。只得悻悻地回到了房间。不一会儿就听到外婆出了门，猫猫的叫声越来越远，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

整个下午我没出房间，也不想吃饭，耳边全是小猫的哀绝的叫声。我不怪外婆，我知道她身体不好，也知道她照顾我和外公，很辛苦，小猫也许真的是她的负担，但我还是忍不住的难过。

第二天放学走在小区，我看到它了，原来外婆还是没忍心将它丢得太远，它可怜兮兮地藏在绿化带里一块破砖旁，面前一只残缺的盘子，里面有些残食，它的身子蜷成小小的一团，看到我，哀哀地叫，我试着摸摸它毛茸茸的脑袋，它没有躲开，我以为它会跑，或会用尖利的爪子挠我，可是没有，它只是眯着眼睛

看我，然后用脑袋轻轻蹭了蹭我的手臂。

然后每天放学，我都会在小区里找寻它的身影，有时候在，有时候不在，它的破盘子里，有时是我早上吃剩的面包，有时是头天晚上加餐啃过的鸡骨头，原来外婆还是没有不管它的。小猫看到我，会飞快跑过来，用它小小的脑袋摩擦我的裤脚，温柔婉转地叫。

小区后面有个面馆，老板是个和蔼而善良的胖子，他家的老猫前两天病死了，店里有老鼠，他需要一只新猫，听说我放养的小猫，他提出可不可以交给它养。

那天我看见他和外婆，两人搬开砖块，想抓住小猫，小猫惊慌地四处躲藏，最后想寻到救星一样，钻进了我的怀里。

我把它交给面店老板，它忽然就不叫了，顺从地让面店老板带走自己。

这时我才感到愧疚，我那样随便地买下它，又那么随便地抛弃了它。

以后我常常会有意无意地在面店门口停留一会儿。我看到小猫趴在门口的椅子上晒太阳，黑色的皮毛在阳光下泛出油亮的光泽。我看到它伏在老板孩子的怀里，任由他胖胖的小手抚摸着它的小小的耳朵。我看到它在火炉边睡觉，身子仍然蜷成小小的一团……胖老板感激地说：“你外婆送的这只小猫，当真太乖了，不乱叫，会抓老鼠，还不挠人，我从没见过这么乖的猫呢。”

我干笑两声，心里居然有点嫉妒，嫉妒别人拥有着它。

我也想试着去摸摸它，它不反抗，却没有再亲昵地蹭我的手臂或裤脚，我终于成了它的陌生人。

听说被抛弃过一次的猫会变得特别乖巧，因为它们怕再一次被抛弃……

我偶尔会给它带一些吃的，酸奶，火腿肠什么的，它会吃，但吃得很小心，眼神里充满戒备。吃完后它会规矩地趴回炉边，不再看我一眼。我的愧疚感并未淡去，还是天天去看它。

一天，它吃完我带去的食物，终于抬头蹭了蹭我的手臂，它的脑袋还是毛茸茸的，像上好的天鹅绒。

我很开心，我想它终于肯再接受我了，我要给它买很多很多美味的猫粮，很多有趣的玩具，弥补我对它的残酷和无能为力。

但是我的那些“我要”来不及实现，几天后，一辆飞驰而过的小轿车轧过了它横穿马路的小小的身子。

胖老板面店门口的火炉边，只剩下一张空空的垫子。

自此，我不在面馆门口逗留。

自此，我再没养过活物……

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19年6月14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：南泽仁 组版：宋雪琴

雅家情海

◎降央措

叶绍翁曾说过：“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”。是呀！美景是永远不会被“囚禁”的，那我就介绍一下我家乡的雅家情海吧！

雅家情海位于甘孜州泸定县海螺沟境内，它距小镇37公里。雅家情海是高山海子，传说说明清初，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曾游历于此，写下了许多优美的爱情诗篇，因此，这里成为了康巴人的爱情圣海。

雅家情海的日出，简直美得像一位女子的花容月貌。在太阳刚升起时，光芒直射四周，第一层是红色，第二层是橙色，第三层是黄色……像一条彩虹桥架在那里，壮观无比。几只水鸟在海边嬉戏，微风吹动海面泛起了层层波纹。您听过《猴子捞月》的故事吗？雅家情海也有猴子，如果您有心等待，它们或许也会上演一出“猴子捞太阳”的大戏。也经常会有游客坐在海边静静地欣赏日出。太阳从山边升到空中，光芒洒下来，把雪山变成了金子的颜色，这就是传说中的“日照金山”了。日照金山映在海中时，那美景简直像一幅炫丽的油彩画，清晰可见水底摆动的水草，它们保卫着这片海，保卫着这个人间胜地。

春天到了，雅家情海周边的树木抽出了嫩芽，郁郁葱葱。远处的山上早已升起了袅袅炊烟，还有从天上漫溢下来白雾，蓝天白云映在海面上如雾如烟，充满了诗情画意。

夏天这个词让人瞬间就想到了炎热，而在雅家情海恰恰相反，这里凉爽极了。因为海拔高，直到五月，情海四周的杜鹃花才开放，整个海子被粉红色的杜鹃花包围着，明净的阳光照得它们格外耀眼。因为海清澈，大家都爱伸出手去摸一摸，顿时浑身凉爽。如果您问我，春、夏、秋、冬哪个季节来观赏的人最多？那就数夏天了。因为不仅可以避暑，还可以观赏到海四周的高山杜鹃，这可是情海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秋天一到，雅家情海的天气逐渐冷起来了，小船悠悠在海中飘浮，风一吹，淡黄的银杏叶、火红的枫叶，还有不知名的树叶都飘落海面，像一幅树叶画。

一阵刺骨的寒风忽然吹起时，雅家情海的冬天就到了。这里已然大雪纷飞，大地像铺上了一床厚厚的地毯，大树穿上了洁白又华丽的白毛衣。大山披上了雪白而洁净的披风。而雅家情海早已经结上了一层层厚厚的冰，游客们都穿上羽绒服，带上溜冰鞋在冰面上滑来滑去去感受冬天的美和快乐。这时，爬山也是很好的选择，雅家情海的美没有终点，只有不断前行。

雅家情海是美丽的圣地，它的日出、日落，春、夏、秋、冬都是那么纯洁。它不像大海一样凶猛，不像水库那么骄傲，不像小河那样冲动，都是水，可它从不去炫耀自己的美丽，而是把最好的自己呈现给我们观赏。我为它感到骄傲、感到自豪，它不仅是一个海子，还是我们寄托希望和生长的种子。如果您到海螺沟来，我一定亲自带您去雅家情海领略它的美，我爱这美丽的雅家情海，更爱我的家乡——海螺沟。



降央措，藏族，2008年8月8日出生。磨西小学四年级二班。爱学习，爱阅读，爱生活。